

吴老永在我心中

岳中枢

(193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实验师。

1960年，刚毕业的我分配岗位一变再变，早在当年6月就被分配至新成立的滇西大学，还曾以新教师培训的资格带领本校低年级的同学27位，赴云南省永平县云台山林业局进行教学实习。一个月后返校，我的同班同学多已离校走上工作岗位，而我在做完实习总结后才被告知，因故被改分配到云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省科委，下同）。9月初我才去五华山（当时省科委所在地）报到，上班三天后，省科委李羽枫副主任就要我去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听从蔡希陶（蔡老，下同）教授安排。就这样，一驾马车把我拖到黑龙潭上观庙里，与道士和尚为伍。一住半个月，我才弄明白，这是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分所，分所所长是吴征镒（吴老，下同），副所长是蔡老，最终要去的岗位是在蔡老主持并兼任园长的植物分所的下属单位：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简称西园，下同）。

不日，同货物一起被塞进一辆到西园送货的卡车，风尘三天始到思茅又被丢下，幸运的是，那时，全国多正在饥饿中，因是蔡老的人，我等才能住进专署的外宾招待所，可以饱食安卧，这是多么难得的啊！可惜又是多日后才由另一辆到西园送货的卡车，把我等几人拉到葫芦岛上（西园所在地）。异日我被安排去沟谷林四壁透风的草房中，工作是砍树割草、挖地烧荒（建园），工作生活十分辛苦，一切均靠自己的双手，幸好是时我正年轻，总算顶过来了！

在西园听到吴老在所务扩大会议上总结的建所方针是：要形成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妍、万紫千红的局面后，备受鼓舞；特别在1963年初，由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主持召开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定位研究阶段性工作总结会上，又听到了吴老的总结报告，这更坚定了我要在岛上奋斗终生的决心。为建设人工植物群落（当时被称为模拟热带雨林的多层多种橡胶群落）试验研究基地而干劲十足！正当基地初创，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等被称为不适宜边疆的人，清退回昆明分所。是时日，不少人认为我等因祸得福，可我觉得是备受打击。原本打算向上级申诉留下工作，一因申诉无门，再就是返回分所能在吴老等面前工作，心也就平静了！

谁知道，到昆明不久，中华大地阶级斗争的风浪日胜一日。吴老蔡老等均失去了话语权；我等或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或“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人们还能干什么呢？真可叹！这一等就十几年过去，争来斗去，国家民族危机四伏。我所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百废待兴，有幸的是我们的吴老在经历了惨痛的“洗礼”后终获“解放”，进“革委会”主持业务工作。他面对昆明植物园的破败现状，请来了当时还在安宁楸木园的北京林学院陈俊愉教授等为昆明植物园作出了恢复扩建规划，我有幸还成了规划组的一员。吴老根据当时实际和可能，亲笔列出了规划所需的植物名单，明确指出了恢复重建应以云南乡土植物为主，木本为先和珍稀濒危植物为重点，在新建区（主指后山）先绿化后提高，以植物造景为主导等当时切实可行的建园方针。

规划出台一年后，在吴老的建议下，要我主持元宝山新扩建的13个区域的建设工作。从此



我就成了出名的“山大王”直至退休。耳际虽常闻“农民均可干的活，没水平，傻子、呆子的干活……”等贬我的言词。因为有吴老、冯老等前辈的认可、鼓励与支持，20多年来，始终如一为建园而忙碌着，踏遍了云岭的青山绿水。人变老，建园尚少成功，真遗憾！退休后我常想，我是安、专、迷、深的受害者吗？对比吴老终身为植物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丰硕的成果，吃的苦、受的罪，我这算不了什么！

建园的时候吴老百忙中还多次亲临现场（元宝山）指导鼓励，为我答疑，为引种驯化栽培事业，时时、事事操心。1978年吴老出访英国，为两粒橡树种子，用他自用的口杯毛巾包好，回所后亲自交我手中时，其胚根已伸长近5厘米，由此两粒种子育成的橡树至今长在园中。还记得一次在后山碰上吴老，说到枫香属中苏合香引种困难，事后不久，所办公室（可能是陈蒨香，记不清了）通知我说，驻缅甸大使李一氓先生用外事公文包夹来两株苏合香小苗送吴老，要我细心栽培好，这应该是吴老的请托。

忆往事，话真长，俱往矣，何需多占篇幅！我能来植物所工作纯属偶然，能在吴老手下工作是一生的幸运。如今走在元宝山的山道上那郁郁葱葱茁壮成长的林木，美丽的园景，心中的快乐是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我退休多年，每当回所均要在这片绿土上走走，见到那些迎风摆动的林木，恰似又回到当年在园中碰上吴老等一辈老先生们在向我招手示意，要指导我什么似的！吴老虽已作古，但为植物界和这片绿土的伟大奉献，是难以忘却的。

